田間文集

用閒文集卷第十七

序

贈副御史崑山徐公罷總憲監修明史序

古人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其所謂禮非區區登降揖讓之文也聖人告顏子以復禮惟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而禮在是於今士大夫苟能於視聽言動一切以禮自繩雖未卽比德顏子然其人進之可以執法朝廷而一代之紀綱以振退之可以著述垂後而千百世之是非以明何則惟其能一以禮爲斷也如崑山立齋徐公可謂有禮者矣公少舉進士有新安賈人不習樂

相預決其大魁既驗予嘗問之曰子有先兆乎曰非也以其人決之其人自幼至今未嘗見其作一詭語行一妄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世豈有如此人而不魁者此雖託詞以對予然予與公久處而信其人言之果不謬也公早歲立朝言笑不苟門假然負公輔之器由史館歷講讀遷大司成進學士教習庶吉士所至必求其職所當盡者而盡心焉非若優游館閣徒循故事而已丁太夫人艱益與伯氏仲氏講求居喪禮制取三禮及漢唐宋以來諸儒言禮之書薈集成編人以是謂徐氏眞能讀禮者也服甫闋特召入內閣監修明史　上

誠知公之律身既足以為多士模楷而是非持正不少
假借故以之專筆削之任也未幾擢御史大夫掌邦憲
豈非欲公之以是非古人者而用之是非今人乎夫今
人不易是非也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擊之如鷹鸇之逐鳥
雀也公之司憲亦惟禮所在而已其不少假借者亦禮
在則然也嗟乎以禮繩古人古人聽焉以之繩今人今
人不聽也不聽則傷之者至矣於是　上知是非古人
者之果不可以是非今人也爲罷遠務而仍以古人之
是非專局之使得盡心於史事焉公於是盡感　上之

知之深而保全之至也因廣求四方淹雅博通之士遍徵古今圖籍至稗官小史凡有裨於纂修者無不購也筆札之費供給之煩未嘗以屢空有難色也日夕較讎雖盛暑揮汗大寒皸手不釋卷未嘗以勞苦有怠志也事之可疑者錯綜前後互相考訂必正其訛而後已於人之可疑者必原情論世推見其所以然不肯以可否苟聽之古人已也凡以上不負主知下不失臣職前不媿古人後不誤來者豈以是爲名哉其心以爲不如是有不可者夫不如是而不可則禮之爲也昔韓宣子至魯觀易象與魯春秋而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

象繫辭焉以斷吉凶春秋紀善惡以定褒誅有一不以禮爲準者乎然則公之所爲固一始終於禮而已矣

送江南開府余中丞入爲御史大夫序

古御史大夫之職所以總紀綱持法度匡主德肅官邪進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是也漢世謂之亞相與宰相並稱三公往往取九卿中之有物望風采及三輔稱治行第一者爲之非久輒爲宰相故其位雖亞而其任則並重也大中丞余公來治吳甫再期政化大行風俗丕變 天子召爲御史大夫入掌憲務命下海內爲之肅然恭聞公之所以風與者將以是

風天下也公之在與其速稟之如神明式之爲僕措其民依之爲祗勝敬之如父母問其所以然者曰應以禍下明以察弊仁以卹民而下戢焉而不蔽弊除焉而不擾民安焉而不勞無他惟得其大綱而已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四方維綱綱舉而目張斯治理畢矣故爲政不在勇有爲也且夫衆而不知大綱者則近於刻以是禍下將必責人所不堪而矯僞之速反蔽是以險售其欺公惟先之以儉無所需於下下亦無所借以收諸民故不事猛彊而下戢明而不知大綱者則近于苛以是察弊將必任已而不任人矜小慧而惜大體至於下侵有

司瑣屑之事智力俱困反爲其下所愚公惟居之以寬去其已甚者與之更始彼知公之固知之而姑置之也惴惴然改過自新惟恐或後矣故不事盡察而弊除仁而不知大綱則好行其小惠以是卹民將必曲狥以爲恩舉從來人情所不便之事改弦更張其究反足以病民公惟守之以靜急者緩之多者省之聽有司之自爲使無廢事亦不生事故不事勦卹而民安是故公之廉與明與仁舉不必有其名也而一境實受其施惟大綱得也曹風鳲鳩之詩達政體焉其三章曰正是四國而末章終以正是國人夫正四國所以治外也正國人所

以治內也先外而後內者則內重而外輕之義也今上試公於外政甫成而即召之入內可謂識輕重齊先後者矣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言歲總月之成月總日之成然除日無月月無事焉除月無歲歲無事焉無事者事之所以益大也故曰下職詳上職要今以葦有司視中丞則中丞上矣以中丞視大夫則大夫又上矣位愈上則所治愈大而所操愈簡中丞之以爲要者大夫之且以爲詳者也是則綱之中又有綱焉公既挈綱以治吳而使吳無事復挈綱中之綱以正朝廷而使天下無事天下之治孰有大於無事者哉以

是道爲宰相其道未有踰於此者矣予荷公知己之誼相别十一年矣自公涖吳以來未嘗以隻字通問今於其行也趨千二百里送之并陳鄙言以期公之德日盛而業日大也

送江南督學李醒齋太史特簡内閣學士宗伯

遷朝序

士君子得志於時内而爲人主帷幄之近臣外而爲大吏因文章之可命出入館閣以坐致台輔可爲達矣然苟非其人則世亦不之重盡必有生平樂譽足以誠服海内之士心一旦爲當宁所特簡責稱其職而後天下歎

在上有知人之哲而信吾人稽古之效果不謬也自虞夏商周以來治化之隆莫先於造士其事一領諸成均至近代學校益廣士益衆師儒不足以施其教治令京朝官出視學政以督課之權綦重矣往往妙選郎署高第有文章者循資以出惟京邑得用詞臣尊首善也今

上澄心經學文教聿興以江南浙江爲人才之淵藪四方風氣之所自開其所係與首善埒於是俱改用詞臣比諸京邑而古安李公乃首膺江南之　命公爲名臣子家世好學抱揚風雅江南之士震其名久矣聞公至莫不爭自濯磨思盡滌其俗學益取法於古以幾得

當于公恭詠下車時風聲所暨士習已早爲之一新往時學使者猶督撫大臣屬吏也公以翰林侍從之臣特承簡任其事權甚重體統森嚴而公一切以寬厚從事簡易疏闊與士子講德論藝藹然父兄之訓其子弟爲士者不惟忘其位之尊亦且忘其名之盛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若公者可謂豈弟矣江南人急進取務虛名尚奔競習使然也又其爲文也善變覘上之所好輒改易以迎之習不正而士習從之公之取士也惟以文爲據其爲公所擢之予與爲寒畯之予與其素所知名者與亦未嘗因名與皆一無容心於其間惟文足收斯收

之矣而其取文也未嘗立一格以繩人也亦未嘗標新立異以求甚遠於今人之文也要之不離乎大雅者近是是故公視學三年凡士子揣摩之習貪緣之私俱無所可用其失者既知其術之不效而得者亦自知以文得之而轉悔其所爲之徒勞也於是士風正而文體亦由是正焉菁莪之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言士習隨時變遷莫有定志見君子而後得所止也公之於江南是矣公敦崇名教所至求故舊問遺民闡幽表微凡有一節可取必禮致之以爲國人矜式或搜其遺書爲録其子孫爲甚者請於朝使從祀

學宮焉雖其慾好出自天性而孜孜爲之惟恐不及者
凡所以厲名節維風俗也公詩人也觀公所爲皆援得
於風雅之學風以感物雅以正物凡所以轉移習俗一
本乎薰陶涵濡而不在乎區區教導之末也故曰六經
之道同歸風雅之用爲先造士者不得乎風雅不可以
言教育致士者不得乎風雅不可以言啓沃學天下者
不得乎風雅不可以幾化成令不待報政而即有學士
崇仰之 命 上蓋知公所學而將大用之也豈徒以
其能造士而寵榮之哉予於公猶有待諸將公不遊於
其還朝也並述江南人士之所以德公者爲公誦之以

志故人慶吾之私而所望於公固亦有不止於是者也

送江在湄推守鞏昌序

江子在湄者吾鄉詩人也既通籍猶酷好吟咏爲江州司馬三年所爲詩不下數千篇今年夏推守鞏昌郡鞏昌故大郡扼秦蜀要險近且爲用兵之地於是江子將去江湖而上隴阪舍舟楫而事鞍馬釋紳佩而服韎韐棄筆墨而執刁斗從此吏事日勸而吟事亦漸少矣江州去家三百里而近順風張帆一日可到大夫人就養官舍思歸即朝發夕至江子又將以入覲過里門或因公事道江上泊船省太夫人乎使也今鞏昌去吾鄉四

千餘里須臾馬兩月始達又兵民雜處卒有烽警則太夫人驚將奉以之官不可即單騎去又重違膝下躊躇久之乃太夫人以鞏昌重地易太守空卑行毋慮我我固健也於是江子始戒鞏昌之裝而問所以治鞏昌之道於田間叟叟曰噫吾學詩者也焉知治雖然子詩人亦識詩之可以通於治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夫亦謂政以人情爲本達乎情斯可以達於政耳詩也者情之至也吾達吾情亦因以達人之情而政不外是矣吾嘗讀小雅杕杜之詩其詩曰陟彼北山言采其芑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猶是北山

行役之篇之詞也而一爲正雅一爲變雅治亂攸分何
也其情同也一則上之人得其情而代爲之言斯情之
所由達也一則上之人不知而下之人自言其情斯情
之所爲不達也然則爲政無他凡使民無不達之情卽
已無不便民之政矣吾見江子往來京邑流覽山川其
形諸詩者莫不殷然有君國之憂念民生之戚感物造
端至於魚蟲草木亦皆極微盡變以寄託其所欲言非
苟作也用情如是則於民之情有不能達者哉言治者
曰惟能無吾情而後以民之情爲情夫吾之情非聚能
無也無欲而已江子以無欲爲本而一因人之情以爲

政凡民情所樂爲者皆因而利導之猶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趨則紳佩可也不必其棘軨矣登墨可也不必其刁斗矣雖涉歷隴阪猶之乎徜徉江湖也雖馳驅鞍馬猶之乎容與舟楫也雖日親吏事亦不廢吟事也太夫人聞之謂危而愈安謂勞而轉逸今而後意可知也吾謂詩通於治推其本而言之豈不然哉鞏昌雖辟在隴外唐杜子美嘗羇旅其地讀其秦州雜詩其山川風土宛然可見江子政事之暇亦時訪其遺蹟而發其吟嘯乎即子美愛國恤民之情至今猶見也一二年間以治行高等入爲九卿且便道歸省吾雖老猶能讀

贈徐健菴大司寇解任仍總理各館序

昔人謂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夫文不足以經國烏在其爲不朽哉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漢文帝治稍近古其載諸史册者一切制作詔議讓未遑惟是一二詔令與天下吏民更始而當時治化以成文顧不重哉夫亦惟文之有關於治者斯足重也漢唐宋以來好文之主不乏然亦第好其文耳未嘗知其有關於治而好之也唐德宗播遷之時將進猜貳人心渙離天下岌岌有不可復收之勢所恃一

陸贄上欵奏議默一時之弊政消諸將之危疑下以詔書動四方之感泣使人心散而復聚國家危而復安大盜殄滅王室再興贄之功豈出李晟渾瑊下哉當贄操三寸不律以從上崎嶇於奉天興元之間一刻失之如失左右手可謂君臣相得者矣迨事已大定遂棄之如涕夫德宗非能好贄文也彼視贄之文正如冬爐夏扇當其時資之以爲用過時斯不用矣德宗猜主不足道然觀古今好文之主其能知文之卓然有用而好之者蓋亦僅矣崑山徐公健菴由上第起家翱翔史館者十數年一日以文字爲

主上所知不次擢用進學士少

宗伯遷御史大夫及大司寇兼供奉內庭總理各館纂修忌者從旁百計阻抑之皆不聽何得君之深也凡公所進文字雖單詞片語　上覽之必嘖嘖稱善其爲文也凡下意所欲然者無不上達　上意所欲然者無不下宣子曰詞達而已矣夫達豈易言哉曾鞏曰古之爲文者必其明足以周天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詞足以發難顯之言四者備而後達而其文始爲卓然有用之文是以自下爲之不爲虛詞自上好之不爲溺志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何疑焉公才具博大精神周洽言天下之事而不以府怨爲嫌收天

下之才而不以植私為忌真宰相器也其見知於　上本不徒以文而已而　上知公之文亦豈同尋常好文之主以是為愉悅云爾哉而公之勞益甚忌益深　上蓋欲大用之困思有以出全之乃解司寇任專命總理各館　上之於公也至矣昔李鄴侯為肅宗帷幄近臣有大功於唐室而肅宗不能庇乃出諸衡山以避之然則今日之館局即公之衡山也彼陸贄既廢之後受讒畏譏惟日鈔方書以自適不敢復有著作之事今　上乃以著作委公使得益盡心於此以增其識力而於其大用其視贄之所遇為何如哉公益殫竭歷以報矣

贈徐立齋先生復任御史大夫序

康熙二十七年春御史大夫崑山徐公健菴遷以他官去員闕常事以要地不可久虛列上在廷諸循資宜補者以請皆不報人一怪之或曰屢請不報　上意其在求舊乎所謂舊者指前任之立齋徐公健菴弟也而又以為兄去而直代以弟恐不其然初公由史館諸曹轉大司成進學士監修明史以特旨擢御史大夫歷三載比居是官未有如公任之久者也公在任久一無所借卒被讒以去而　上不聽去仍留史館俾畢纂修之事公亦遂盡心於史事不敢言去居輦下者五年徧搜遺

書廣集文學之士相與日夜討論雖祁寒暑雨手不停
批人見之居然一兔園老生窮年挾冊矻矻恐不及者
亦豈知有疑時正色立朝與天子爭是非宰相決可否
之氣槩哉其意惟冀史事告成乞身東還與平昔老友
窮經講藝於溪山林麓之間予卿公言亦惟望其旦暮
成書以報上知以遂公志以成其進退之美也不知都
人士何所見皆曰公必復爲總憲又曰總憲固非公不
可又曰公雖以讒去位　上意未嘗一日忘且　上英
察知人洞顔班列弄印久之不以予人意必在公也冊
以語予予詩曰寧有是哉公志去決矣未幾御史大夫

命下果以公復任直隸使巷如都人士言於是在朝在野士庶知與不知皆歡喜踴躍相慶曰公果出也　上果知人也今而後貪儕其少戢矣朝廷之上共有所矜式矣吾不知公何以得此譽望於斯人也公爲人嚴於皆未嘗有市德干譽之事以要結人心顧令人心悅服若此者無他一正而已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古之治道未有不出於正者顧必身爲之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公視聽言動一準諸禮處朝堂之上矯然獨立可不謂正己者乎嗚嫂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四國者朝廷百官萬民之

豎也正是四國所謂憲萬邦也御史大夫奮此其何道焉公既復任晨起一赴都堂理憲務退則與諸文學卒業築修仍不改兎園老生挾冊矻矻之故態也其始也未嘗以失職而有倦志其既也未嘗以復職而有惰容令尹子文無改其常柳下士師終守其道於公豈有讓乎昔與徐氏交久共悉其材伯氏廣大通敏無事不辦以之爲相當在陸贄王祐甫間仲子慈流勇退人也至於公暖氣正性進退之際不失尺寸是非得失一斷於中不以人言惑不以利害移以爲御史大夫伯氏亦自遜爲不如況國家爲 主上之所慎簡而都人士之所

咨嗟想楚者也予既嘉公之正氣足取信於上下而又幸三代之直道未泯於人心也因紀以詩而爲之序

送楊中丞移節撫楚序

大中丞楊公之開府皖江也皖屬方賴以更生未期年忽有楚變公聞驛疏上告七日夜抵京朝廷得公疏大驚即日勅遣各路兵馬趣入楚賊不虞師之猝至也隨就撲滅而楚以得全　上以楚之全公全之也於是自皖移公於楚以綏撫之　上之所以念楚者至矣而不顧吾江上之不能去公也當楚氛乍熾將江南北人心洶洶勢且不測微公安坐以鎮靜之即皖且動皖動則

所發者寧第楚而已今使自楚以下數千里不罷兵發之禍者皖實爲之皖顧不重與不知當事何以獨重楚而專以楚爲公功而奪公於皖也公之在皖也皖人之言曰公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公聞之亦曰皖固無事吾又何事哉夫爲治至於無事治之至矣迨楚事起風波震鄰而皖晏然雖有狼心者無一事可借以生然後知公之化大爲小化有爲無其爲功於皖者遂迄今 上之移公於楚豈惟以公爲有功於楚而用之哉 上蓋聞公治皖狀亦欲用其所以治皖者以治楚也昔漢渤海多盜賊用龔勝往治勝請於上曰陛下

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勝至渤海一切與民相安而盜賊解散郡以大治今新復之楚蔡積鼓道草伏喙息者實繁有徒寧可盡問乎問之不如安之也審矣上知楚之非公之不能安也楚安則居楚之下流者舉安皖焉能私公以獨安哉吾觀龔勝嘗爲昌邑郎中令面刺王過王掩耳起走勝一無畏忌其剛毅守節如此及爲渤海與民相安直純用柔道耳公在西臺參逆璫於舉朝依附之日防微杜漸數語直寒奸回之膽而褫其魄當是時豈復有死生利害在其計中哉其剛殆過於勝矣及膺開府之任和易樂

豈若不知有節鉞者民之安之蓋不啻渤海之於勝也易不云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凡勝與公之所爲蓋皆一試其剛而隨御之以柔者也六月之師詩人誦其元戎曰文武吉甫而吉甫之誦申伯也亦曰文武是寔其爲文非徒詩書禮樂之爲文與天下相安無事之爲文也其爲武非徒攻戰決勝之爲武能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乃眞武也是故文柔德也武剛德也一剛一柔天之道也古之君子文武互用雖然吾尤願公一以文德勝也昔杜元凱稍非中手不釋卷羊太傅身不御戰馬輕裘緩帶卒收平吳之功此皆是之前事也

兩公在楚不過增修文德未嘗有武事焉迹其治化與龔勝之於渤海公之於皖寧有大異哉然則公一以撫皖之道撫楚而楚以治又何疑焉某荷公知己之誼於公行輒謬摭其一得之見以爲之贈

送別龔谷五太史還嶺南序

嶺南龔太史谷五以丁卯秋副其同官主江南鄉試事竣同去其官出都將發予爲詩送之明年出過於吳門與晨夕者兩月其秋七月太史將舍予而歸矣予黯然執其手曰甚矣君之爲此去也予少時過里有飲酒者設二人以司觴政而立之監史其一人出政謬一坐盡

譁而起監史爲罰其人巨觥以止衆譁一人者譁不之及也而並罰焉惟時在旁諸執事糾御行酒之輩皆竊竊然議曰是固當議其謬而不聽而乃與同罰意甚不平而是一人者不發一語默然受巨觥罰而退飲酒雖小節識者爲窺其人大度焉也而况當得失之際乎然而從旁竊竊不平之議則又見三代直道未嘗一日泯於人心矣今君之去官則何以異於是哉君在翰林資已深其爲學官也例得正而反副人一怪之皆若固然也厥後之譏諸不侵君且傳君在閣力持公論每爭之不得至於招怨其言有倫有脊或以問君君曰烏有是

哉閩中關防甚人之爲言胡得焉而傳者不已當事私
於君曰外間與論紛稱君我固知君無私所傳與力爭
不獲者可得聞乎事當入告當爲　上分別言之君謝
曰外言妄也閩中固無爭脫有之亦以文字可否所見
異同耳此自司衡者常事也且既共其事功過同之分
別非敢閩也由是當事者以之　上聞詔逮繫族者而
免兩主考官命下士夫夫及江南人士爭爲扼腕不平
下至行路負販不相關涉者聞其去皆咄咄歎息有聲
君一不介意翻然出都始終未嘗向人一語自白於是
益歎君長者予知君非徒長者蓋亦有見於道焉易不

云乎困以寡怨夫既困矣而又怨焉是重困也彖傳曰
困剛揜也揜之者誰與而無所乎咎焉然雖咎庸免與
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是故君子困而不失其所
亨卦辭謂之貞大人吉謂如是之爲大人也嗟乎得失
之際難言之矣莊子稱宋榮子能辨乎榮辱之分非以
得爲榮失爲辱也得有榮焉有辱焉失亦有辱焉亦有
榮焉要之以其道榮也非是雖得亦辱也失之不以其
道雖失亦榮也如君之去而吾鄉歎息之聲下而其所
自來蓋知君去之不以其道也此其道即人心中三代
之直道也與何滔滔從努獨獨不平之心何是道也道

可與他去官者一槩論哉君去嶺南五千里余年逾八旬後會無期欲為長歌贈君别以攄其所欲言與蓄志也則亦聊述少時所見侘傺不平之事以寄其慨云爾

送大司寇徐健菴洞庭脩書兼祝其六十初度

序

大司寇崑山徐公健菴以文學受　上知既得請解任仍留南書房備顧問總裁纂脩一統志多[illegible][illegible]之為已冬始允其請命以書局隨身邦司照公館書館中故事陛辭之日數賜面對與商纂脩事宜更以宋元通鑑

委令刪訂　天意眷戀不放遄行親臨蘊子照所對求
王對褒王問賜之復賜以扁額比諸李杜光燄憫其寡
和嗟彼謫傷知己哉　上也因是行期屢更至今春始
獲出都公卿士大夫以及內庭供事之人莫不愴感流
涕傾都祖送至車不能行　上聞亦為太息久之蓋自
古以來大臣去國未有如此其盛者也既至家展墓畢
即謝交游携書卷率門下諸士過太湖求洞庭東山假
館設付於是杜絕賓客專志纂修坐臥一綫與諸子汲
汲從事如恐後時即老友如余亦不敢數窺戶矣余既
衰眊不能從公少佐較勘之勞又久客且歸不及待公

攬揆之辰效其祝誦請即公入山脩書之事敢陳鄙見以爲公無疆之慶可乎文吾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也者慶不足以竟其積也孔子觀於敧器而謂持滿有道在挹而損之損之者欲其器之常有餘也惟不足故有餘足則無復餘矣歲以不足氣朔之數爲餘閏三歲而置閏謂之歸餘餘必有歸天之道也天道旣爾人事亦然中庸謂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豈惟言不敢盡即行亦豈宜盡乎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推而論之凡夫極盛之名意表之事世所甚歎爲不可及者皆不免爲已甚是故道行矣而有不盡行者志得矣而有不盡

得者在愚人猶以爲不足而哲人正以爲有餘也公家門科名之盛兄弟之賢子姓之盛吾不具論以公材器之博通名德之周備人士之嚮往　主上之隆遇當時宰衡其比吾嘗鰓鰓然爲公慮之慮其足也然而行與時違願而得請以天下已任而未嘗執化權實心任事而不能久居其官求皆若渴而忌者謂之循私受　主上特達之知而[illegible][illegible]其故見用於公之心無所不足據公之器以準其所受亦嘗遂爲已足乎夫所不足者吾所深慶以爲公之餘也公之時位蓋在乾之九三矣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古稱德功言爲三不朽以介二之衡居于封之上无功可名而以修詞爲業其關係官求作家之騁乎曰居業者蓋將終身焉於此寧有異時九鳳袞衣之望朝夕惕厲惟期无咎蓋三之能務自安於不足也吾知公今一以九三之心爲心立誠居業惕厲匪懈又何咎焉如是則終其身於不足即終其身以有餘矣抑余猶有規焉余今年七十九矣公甫六十鬚髮皓白而遑夜猶閱手不釋卷丹黃改削寢食俱忘雖精神異稟要亦少加寶嗇即所稟亦不至用之盡也昔司馬公書垂二十年告成以公計

之嘗其將正及余今之年　上意愼重非務速成歲月從容何自憊爲耶故喜公之有餘於福德爲世道慶更望公之有餘於精神爲千秋大業慶也既以是期公即以是祝公

送建寧府司李姚仲子繼之序時値其初度

姚仲子初筮仕建寧司李君以詩曰作吏鋒鋩宜暫斂傳家清白豈辭貧夫清白之教自其大父之令淵源君既習聞之矣至於鋒鋩猶有慮焉以仲子之才慮之也蓋其見太徹得毋以徹自恃而輕易聽斷失於出入乎其意太銳得毋以銳於任事而可否措置有不當上

指乎又其名太盛得毋使僚友之間震其盛名而徵有扞格不入者乎今至閩所聞皆無是也其聽訟也詳其事上也謹其與僚友也忠其遇屬吏也恕一城之內文武和衷軍民安堵則皆恃司李為之調劑焉然後知君於政事不惟其才實有其學焉然後悔吾向者之知君之不盡也往君就余論易吾謂易可以明刑賁之毋敢折獄也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中孚之議獄緩死也皆至詳且慎雖以聖人為司寇必取諸此吾序君詩歎其才強而勉之歸於和厚因謂太師依六律以和聲而法家稱律令言律以召和也刑罰中而禮樂興和之

至也詩教固可通於刑哉是說也吾能言之今君能得其意而行之矣然吾有進焉吾老而疾有旨乎莊子養生主之言也庖丁解牛數千而刃刃若新發於硎以無厚入有間因其固然而不與族者爭及至躊躇滿志乃善刀而藏之文惠君聞是得養生焉曷取乎取其藏也今以君之利器試諸盤根錯節者屢矣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哉然吾懼其試之久而刃敗也吾向者鋒鋩斂之說謂才不欲見也今知學亦不足恃也不見才所以游世並不恃學乃所以養生吾今者始無悔吾向者之言焉仲子今初服稱強仕以仲子方強之年而吾之

所言一以弱爲其道惟能弱也所以成其強也此又與吾向者序仲子之詩義相發矣要唯深於易者信之唯深於詩者許之仲子固以余言爲不妄耳

送周晴雪游五老天柱二峰序

辛丑春余與舍弟槃深訪舊司空山取道三祖寺人皆云百里之外卽望見天柱峰是日雨過雲氣滃泱望之上下一白絕無所爲峰蔚薛忽從驢背上見天際有青大如笏直上雲端余驚指謂舍弟曰此非天柱耶次日到峰下霧氣冥濛問工人天柱卒不知亟詢之曰萬公尖耳上頂可四十里無他奇唯天齊下見長江今霧咫

尺且莫辯同行者與阻予亦難獨往遂賦詩三首而去
嗣遇里中一僧云少時隨師到絕頂實有兩峰其中横
石梁闊尺亘丈許下臨萬仞瀑布飛濺不可度同游僧
騎石梁以尻度既達彼峰不一里有大石横路路絕廼
摘路邊桃子回桃大如盌分此僧啖之甚甘惟時九月
矣即如所云鐙滅天台石梁耶予爲土人所誤経其下
不獲躡此一恨也今年九月方揩公邀予上匡廬訪
五老峰嵇揩公去秋從東林上攬勝獨未到五老耳兩
人乘興冒雨直到萬松坪坪峰下精舍也去峰五里住
坪三日雨甚竟不能上五老峰因踏險下凌雲舍看三

壑泉而返甫下山即晴若肯少留半日亦了此夙願此二恨也晴雪老人行年七十矣有兩峰之興乞予一言導其行意以予為兩峰故人故問津耳不知予之負恨於兩峰者若此夫游未入山觀志既入山觀緣予於天柱有恨恨志不堅也登在已於五老有恨恨緣不偶也登在山雖然志為勝予阻雨萬松坪有詩其末云不晴不上五老峰判與老禪過此冬志非不決而卒為揞公促回甚矣志之難堅也堅之奈何曰勇曰耐勇則如重瞳之戰鉅鹿持三日糧示以必勝耐則如隆準之爭成皋雖數敗終不肯退尺寸期必盡得楚而後已翁云吾

游先五老而後天柱夫天柱須以勇勝雖不能如僧騎石梁度亦空登絕頂親見所爲兩峰石梁此鉅鹿之事也五老峰下有闍極上人好容耐容久住因而耐之則游華必藉此即五老之成皋也以鉅鹿之勇得天柱以成皋之耐得五老者之所以贊翁之游者惟此而已翁歸爲予述兩峰之勝亦足以攄吾恨乎

三一上人行脚序

女偶之於卜梁倚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可以得道老子亦曰外其身而身存孔子聞琴張之歌謂子貢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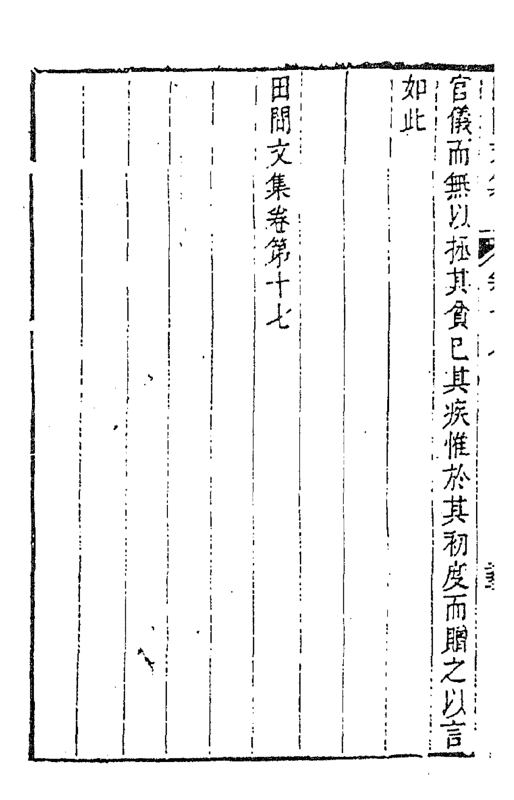
內不相及然則孔子不聞道與若必以生爲附贅懸疣視形骸若遺土以是爲能外其身或棄妻子離人倫逃諸深山以爲游於方之外此一苦行道人能爲之非所謂道也所貴乎外者不離內以爲外也是故惟眞能出世者乃能入世善游方之內者斯善游方之外者也道人三一髡而猶世皆以方外當之予與處十月而不能定其爲方內爲方外也三一初有家有子能書能畫能詩彼其視家若子儻然家之子之耳亦如其書與畫然未嘗有意於書與畫也而書畫特妙正以有意無意得之以其意在筆墨之外也吾嘗謂三公精神在鬚眉之

外談餘在口角之外忠孝在事功之外風雅在聲律之外書畫在筆墨之外無所不有無所不外可謂其游方外者矣備觀公之爲豈其慘澹經營皆在於未著筆墨之先迨著時覺無可著古人稱意到筆不到非到極不能不到也猶之不全乎內者不能游乎外也三公毎聞人言及忠孝事輒戚然動容若無以自解非全乎內之說乎畫〻意到法也然與予朝夕無不談從未言及忠孝蓋內而外之之說也畫家筆不到法也三公以畫法行卿予以畫法爲文遂其行方外乎方內乎尚有能識之者

贈陳官儀序

縱陽倚山爲市市之人皆負山而居未嘗見山吾爲樓獨闢北牖以面之於是茲山遂爲吾樓之所獨有因以北山名其樓其山大抵童然頑醜無足觀而直吾之樓者覺然絕壁下有怪石雜樹蓊翳芽蘖參差隱映其間夜闌讀書聲從林際出則陳子官儀所居之舫閣也從吾樓望之隱然如畫因笑官儀即畫中之人物也官儀資質敏慧能詩工書畫而苦貧善病交游雜沓應酬芬如非攝生之道也吾勸其閉戶謝交游益工詩與書畫或曰應酬之事勞矣詩與書畫顧不以勞心乎其非攝

生均也是不然凡人之意有所好而即能其事者釋氏之所爲胎晉也王右丞有云夙世爲詞客前身謬畫師豈一世之能然哉惟好而即能之故其好益篤而其事益精苟其好則不樂事不精亦不樂樂之足以却病而攝生也富矣詩與書畫官儀之所樂也而應酬其所强也樂而勞與强而勞其得失顧須辨哉或曰官儀之交游爲貧故也吾謂救貧之計亦莫如閉戶息交而益精其業昔之以一藝名於世者非僅藝之爲也藝精必先自重者自重而後爲世所重爲世所重而後其人始不至於終窮夫擇交者自重之一道也吾於擬之士最喜



官儀而無以拯其貧巳其疾惟於其初度而贈之以言如此

田間文集卷第十七

壽序

蕭伯闇六十壽序

予之別蕭伯子者四載矣今年正月到白門過訪舊遊尋伯子於城南故居則遷去已久道遇一老叟云識其遷處導予入委巷中指一庳門曰此其居也俄伯子出予叩門久之無人應窺其室土銼蕭然所居幾蔽牀席貧可知矣明日伯子來顧予長干僧舍鬚白盡矣貌益腴與之言辭色甚得蓋貧而樂也於是伯子今秋稱六十同志數子屬予一言為壽予謂曰凡吾黨之所以壽

蕭伯子亦豈有大於貧而樂者乎洪範載五福以富與壽并稱此三代以上之說也由今論之富不如貧甚矣華封人曰富則多懼知富之可懼而貧之爲樂可知而人每不能貧貧矣而不能樂是天之有意樂之而人則自求苦也夫貧可易得乎廉者貧之基也今朝廷取士以孝廉爲名而眞能廉者幾人則眞能貧者又幾人而況於樂耶且夫孝廉之名即古所謂孝弟也其在成周爲興孝舉弟至漢更其法曰察孝廉蓋以弟攝於孝亦知孝足以攝廉乎故漢以孝廉察士而所舉唯稱孝行世固未有孝而不弟未有孝弟而不廉則未有孝廉而

不負者也蓋於蕭伯子之爲孝廉而益信孝廉之果本
諸孝弟也往太翁鴻臚公宦留都旣盡室北歸獨以所
置一宅畀伯子令家於南陵去太翁出槖中數千金授
伯子指槖中兒謂之曰以是累汝爲此子異日婚宦生
産資其爲我識之伯子拜受命請大人封識惟謹自是太
翁謝世南北道阻中間不相聞者十餘年伯子避地台
越轉徙靡常而所爲槖中弟者已儼然偉丈夫任鞍馬
走數千里尋兄而南矣旣南求不遇則往從於台問知
在萬山中破屋僅庇風雨瓶粟日一炊且不給弟自念
屢經變故所在蕩然兄困阨如此敢復問十年前槖中

物哉而伯子亦絕不言居數日別之頃乃荷鑁詔弟前
前至山谷無人處覩所之得所藏金封識宛然授弟曰
此汝物也大人屬予藏以付汝予重爲此累長恐隕墜
以負大人命天使汝來幸獲所付予釋重負矣因相持
大慟嗟乎凡伯子之爲此者屬之廉乎屬之弟乎抑屬
之孝乎今夫一介之士偶有付託負之者不祥而況於
其親此固不足爲伯子異獨是伯子以不忍負父之命
挈其所付崎嶇鋒鏑者十餘年而卒歸於弟此非弟之
事廉之事而孝之事也故曰伯子孝子也唯孝乃弟唯
孝乃廉唯孝乃貧貧也者天之所以報廉貧而樂者天

之所以報孝也夫伯子之樂自斷金還弟身釋重負歸而陶陶然樂至今矣則不謂食孝之報不可伯子有賢子孫盈庭濟濟一門內外人無間言此世之所謂福也至於容身而居掉臂而遊獨來獨往不知其誰此吾之所謂樂也世以福為壽吾以樂為壽請伯子自問以為所得於天者孰多

永安與侯濱石壽序

昔龔少卿之任渤海請於上曰陛下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已至渤海其治一切與民安而盜賊解散郡以大治吾觀漢時尚吏道

其所稱循吏未有不與民安者也其所稱酷吏亦未有不務求以勝民者也譬之於醫人之有疾皆邪之所爲也然而良醫不務去邪惟元氣之固至有却藥不進第時其飲食起居以俟元氣之自復而邪氣不覺其已去俗醫迂之乃汲汲邪之務攻疾非不速已也然而元氣傷矣夫不去邪而邪以去者此循吏與民安之效也急去邪而元氣以傷者此酷吏求以勝民之效也二者之效其相去豈直在尋尺間哉永安爲閩僻邑其地阻山多盜其民喜鬭訟其吏悍而蔽上甚非易治也閩又當兵燹凋殘之餘軍需旁午符檄雨至其籍名藩府以出

錢取贏及龍貨列邑者趾相錯也最稱邑其叢脞豈惟渤海之多盜賊已哉與永爲鄰者其長吏終日皇皇徵應上供不給鞭笞之聲徹夜且銀鐺載道囹圄爲滿而勢商與猾卒且日訌於庭民人流亡吏盡散官出自擊鼓升衙無一人至者獨據案長歎而已今以語永安之人民皆啞然不信汜然若不知也于遂永安二十年矣今秋再至入其界而耕者在畔販者在途市無追呼之吏人見吏亦不驚乎詢之問曰汝邑無催科乎何服也則對曰吾正供既已輸公官爲轉輸矣吾無事也巳入其邑而閭閻冇詬聲焉戍士不譁巷無馳馬盜賊發

轍獲無用追捕也吏欺嘿識之其奸立敗無所事摘發
也即有訟雖如鄰邑之日訌於庭者一付之不見不聞
今其勢亦漸殺矣以故邑中相安無事每出視事不移
晷即畢獄無久繫訟庭寂然則召客及邑人士飲酒唱
和爲樂此雖古之循吏何以過之夫龔氏固世多循吏
哉然以今視漢爲難漢時吏治尚雅化重儒術少卿初
請於宣帝願毋拘臣文法請得以便宜從事今之文法
方奉行惟恐後而許侯以便宜哉侯以世之重遵上意
者重去其官也重去其官者嗜慾深而妻子之累重也
侯家法儉約其門內至不能名紈綺及所居近湖土俗

椎朴魚米餞給得百金則無所施侯嘗語予曰吾家吳江甚樂吾無以金錢為也予來時孺人已卒其女婦歸里獨留長公侍朝夕每家報至必云某女紡布得幾匹養雞幾頭釀酒幾十斛待君旋而侯聞之大喜則宦興益倦所需益寡此又烏能委曲以求當上意哉雖然少卿年七十餘始為渤海及報政以年老不任公卿特拜為水衡丞歲今侯年纔過五十時有歸田之思秋九月為侯初度之辰邑人士爭請予一言以為侯壽易不云乎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夫侯以安之之道壽民即所以自壽也吾願侯毋數言去人之有進退命也豈惟躁進者

非道即躁進者亦非道謂其皆不能安也侯宜一以安民之道安身而已昔少卿聽王生醉後一言博長者之稱侯幸以予爲王生領其言而進一觴乎

黄道生六十初度序

吾脩建州郡誌而知文獻之不易得也而獻視文尤難蓋文可延久而人難求舊有獻以補文之缺焉且以證文之失焉則獻視文尤重夫獻詩所稱老成人也然其人老矣其德非舊不足爲獻或有德矣而沒無可否徒以長厚爲鄉里稱不足爲獻又已則有德而其祖若父之德不著其傳聞不足取信於世不足爲獻吾受建郡

當事之請以脩鄉誌得黄子進生佐之深歎爲此鄉之獻也黄氏自其大父仲明公寓甫于楚以及黄子之身葢盛德三世於茲矣仲明公好義樂施又嘗從李見羅先生講學著書以文學從祀鄉賢誠㝠數也子楚公推仲明公之義而益廣之凡兩建學宮於灰燼之餘至黄子而又建焉凡黄氏所爲皆近日稱長厚者所極難耳而黄子行之不倦其遵先人遺命焚券不取債也値寇亂變產以贖歸從母也從弟產盡鬻于楚公丁寧輸百金之券以濟其艱也設義學施義棺冬夏二時必賑難族中落不能婚也建黄氏宗祠以教養子姓也劃資脩學

宮捐田數十畝以供學用也皆猶是祖父之志而根本之圖夫人志不忘親舉不背本其德亦足稱矣爲其祖若父者又皆爲不忘親不背本之人其傳聞亦足信矣而黄子是非可否斷然不謬於聖人口訥訥不能言而心所然所不然者雖以巧佞惑之利害動之不爲少動則其言亦足徵矣是故吾之爲誌亟有得於黄子之助也誌成黄子適屆六十其同事諸子屬予一言爲觴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壽夫黄子之陰德前所稱者不具論即論其修誌一事今地方之利弊非黄子其孰悉之政事之得失非黄子其孰正之草野之潛德幽光非黄子

其孰附之即有不獲盡闡然黃子之心已足昔無媿於
逝者此之陰德不更勝於前所稱者加焉耶吾觀黃子
不善飲而能與人飲通夕不倦不好談而每道人善津
津自口不濫交而交一人必有終焉不好事而舉一事
必有成焉諸如此法類皆壽徵也皆陰德之所爲也德
黃子者皆言黃子以明經滿歲應得官顧棄之循循猶
諸生焉田荒不足供賦稅追呼至則仰屋而歎何子且
抱孫矣不令問錢穀出入又不許入城市則就黃子爲
不善治生者然使黃子一以治生爲近日稱長厚者所
爲吾何取焉何獻之足稱焉黃子酷好子史凡吾所取

諸黃子之口而筆之於書每出一篇則擊節稱歎今其壽也吾無以為祝黃子其大置酒吾與諸子載書來讀之為君下酒物可乎

家爾斐七十初度序

以吾觀當今之時有完人焉則吾家爾斐一人而已吾所謂完非富貴福澤壽考既備之為完而一往適意身名俱泰之為完也爾斐生長貴介年三十舉於鄉聲譽滿東南家本不貧有園林池館之樂可以自適然而三吳之為爾斐者何限而不能適其適者多矣君自改革以後為有司所迫一上公車輒以病免而後遂不復再

追因抗志高尚優老林泉可不謂身名俱泰者乎伯兄中丞公仲兄明經公俱歎於嗣爾斐以其子若孫爲之後皆不累爾斐爾斐亦不以累其子孫庭戶閒然獨與觴人處惟老友辛二一設酒脯餘所有悉以佐亭池花石之費所謂一往適意者非耶爾斐風流蘊藉其立身制行在魏晉之閒吾嘗謂其有別趣而不俳有逸興而不蕩有深情而不癡其於文章丘壑之妙往往匠心而出超然獨賞未嘗不與人共欣賞也故曰別而不俳絲竹未嘗廢於耳杯酌未嘗辭於口興之所至竟日觴咏初不知有沉湎滔淫之事故曰逸而不蕩妖姬在前孌童

在側把紈扇以題詩掣縑裙而作字諧謔遊作筆墨淋漓倚事之樂於是極矣酒闌客散神明湛然故曰深而不癡總之皆不癡耳故不忘名而不以名自累不昧節而不爲節所苦用是進無赫然之譽退亦無風波之慮平生所作詩文寄懷託興大抵雅人深致不爲危苦悲憤之辭往往能自言其志而不與時迕以是故爾斐之得爲完人也或曰爾斐亦有一癡營緜縣二十餘年家以貧而意尚未已夫人既無用世之志又不爲出世之學則其精神歲月必有所寄不寄於聲色榮利而寄於山水園林斯亦天下之善寄者矣唯於所寄而癡故他

癡以盡是其癡也乃所以不癡也然則爾斐何以不講出世之學乎廬山遠公謂謝靈運心雜而招陶元亮入社不去有人見海上三山虛室以待白樂天樂天不屑逝從其不屑斯其所以必欲得之爾斐天資近道祇求自適其適有語以仙佛之事亦欣然喜而志不存焉吾謂[illegible][illegible]成仙佛者必是元亮樂天及爾斐不思成仙佛一流人無尊於學者必不能成何則謂其癡也爾斐今年七十吾亦已六十餘三十年前文酒諧謔無虛日今皆白髮蒙頭而吾坎壈無狀以視爾斐之於身世吾之缺陷何其多也雖爲禍滯亦由慧少若吾乃所爲大

癡者故於其初度之辰而深歎其爲今之第一完人也

魏子存初度序

吾觀漢世自文景以來天子擢用卿大夫往往稱之爲長者而任用之豈以漢法嚴一切科條文網非任長者不得其平乎雖以宣帝綜核頗亦所重在此而當世吏寬厚仁恕之聲史不絕書終漢之世治術近古而國祚以之靈長則長者之效亦可覩矣然吾謂漢時所號長者上之人有以風之士大夫復用此爲名高今吏道雜而多端居官者爭以擊斷能文致人罪者爲能勝任欲刻慘忍之術日與月新而有以寬厚仁恕爲心不爲俗

習所移利害所惑斯眞長者矣吾友魏子存其見事也徹其過事也斷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與之人而事無不濟也人無不感也豈惟其才爲之哉亦其寬厚長者之行素有以悅服人而又出之以和豫故志得行也君初爲成都司李蜀初定將帥草菅其民而君皆與交歡以保全孑遺備敘馬之變捷還多所俘獲君請於諸帥過搜行閒得婦孺悉聽放歸鄉之境外者爲贖回蜀人至今能言之旣入爲比部大獄頻興海內人士株連幾盡於時合肥龔公爲大司寇凡所以豁免寃獄保全善類者皆君之力居多每合肥公有所欲行不能得

之同列君爲之往返開說無復異議由是滿漢大臣皆
以君言爲可信已合肥改任中樞君亦移武部以去郎
西曹有疑獄必往請決於君君徐出一語皆歎服曰聞
魏君言吾無惑矣以故君之所以存活人者人皆不知
即受者亦不知君固不欲令之知也嘗有知之者謝以
詩曰白魚憔悴還初服黃雀飛鳴謝少年其岸傲如此
意其人亦越石父叔向之流與彼面以祁奚發于待君
知君深矣漢于公治獄稱有陰德其子定國爲廷尉天
下民以不寃後人于趙蓋韓楊之死不能無譏焉蓋寬
饒韓延壽事下公卿雜治廷尉不得專趙廣漢多賊殺

不辜脇持丞相陰事不令朱驗死其所也若楊惲之死以貽孫會宗一書文致成獄吾不知貽會宗書與南山詩有何刺譏史稱再下廷尉按當惲大逆無道惟時廷尉非定國耶自文字獄興苛刻小人爭肆其吹索之知而者類以謡國家元氣以傷定國號爲長者亦爲之乎于公之陰德安在若君之議獄緩死使當事一一明允死者無恨生者亦不知恩斯可謂陰德矣已出視楚學政一切以寬厚從事凡先賢之子孫能文者雖敝必搜而錄之諸生之貧老者雖劣亦給衣子衿以終其身事雖平平不足道要不失爲長者而已而君之親戚故舊

待君以舉火者比比其未嘗識君之而聞知君之義亦皆喜談樂道如身受其惠焉非惠之感人長者之心之有以感之也論者謂君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此一端之說也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巽稱而隱夫衆寡小大則各有其物矣無敢慢則必有其稱矣稱而不覺故曰隱也若不稱而平施是使周鼎與康瓠並尊康瓠賓而周鼎辱矣騏驥與駑駘同棧駑駘戀而騏驥悲矣賁育與侏儒皆賓侏儒喜而賁育恐矣而君於善惡是非之際判若黑白特口不樂言人過失而外不示異同以是人樂其寬吾信其厚吾不

即古之所稱寬厚者於君何[illegible][illegible]如漢廷必欲得長者以任天下之事則舍君莫屬矣予與君交三十年誼猶昆弟也值君初度宜有壽言而君德載諸人口者不足述特取其有補於世道者書而為之序

贈魏交讓五十初度序

武塘魏交讓忠臣孝子之後而身隱者也交讓曰吾非以隱為高吾蓋安吾之拙而隱也夫交讓不拙其能隱乎且忠節公不拙不能死死忠孝烈公不拙不能死孝古之成天下之大事居天下之大名其人未有不拙者也使忠節孝烈不死而生當今之世有不為交讓之拙耶

吾親晉世王哀痛父死忠泣血終身不仕范粲援所秉車足不履地者三十六年其子喬以父佯狂不言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歿足不出邑州府並舉皆不就使孝烈而在必爲哀之所爲使忠節孝烈而在必爲粲與喬之所爲文讓之隱又何疑焉有言文讓爲人過慎以慎益成其拙嘗有所親遇難貽以槖中裝不敢有拱手以授之人自文字獄興舉其生平篇什盡棄之以是其家日貧而著作不傳爲可惜也夫文讓以其身爲死忠死孝者之後亦寧可以不畏死而不慎乎文讓有得於易之小過之學而洄溯爲大過之學未有異也小過

曰君子以行過乎恭用過乎儉過者愼也至於大過則曰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然大過於初曰藉用白茅此愼之事也於上曰過涉滅頂此不懼之事也易言吉凶不言禍福吉凶之德在人禍福之數在天在人者不可不愼在天者所不得懼也以懼爲愼則涉世必有瞻顧之失遯世常懷鼠思之憂是故愼所以守其拙也懼則或至於失其拙矣是以君子獨立不懼也非不愼也能無懼而已夫古之稱爲高士未有非無懼而能遯世者陳成之用漢臘陶潛之紀甲子謝皋羽有晞髮之集鄭所南有心史之編有懼心者而能之乎然而此數人

者卒能保全其節以終其天年而當時之以數子之節
與不爲數子之節而蒙滅頂之禍者又何限也山中之
木不材者得全主人之鴈善鳴者獲免君子將何居乎
居今之世得免爲賢與爲大過之不懼毋寧爲小過之
恭儉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知大過之
不可以處當世也然吾觀聖人生平大過之事皆在五
十以後其却萊夷誅華士墮三都無論已最後乃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遯世之君
子獨立不懼孰有大於此者其謂學易可無大過此未
學易以前之語蓋至學易以後而始知大過之不可以

已矣爰謀明年稱五十故願爰謀五十之學易也

大司寇徐公健菴初度序

予今年七十有七崑山徐公健菴以予平生鄙言之求傳也將爲謀所以壽梓者致書招入都及秋始還方戒車南首而公門下諸翰林先生挽予袂而請曰叟固知吾夫子者吾夫子初度在冬之十一月而酷好叟文非叟言無以爲壽幸屬一言以俟屆期稱觴焉予重違諸先生請不獲辭語之曰子夫子道高德廣吾不足以盡知吾所知者其孝友忠信不愧於古之人然亦不欲盡言之惡其涉於諛也請即世之所共知者舉其大凡亦

足以爲言矣子夫子以文章爲海內之宗師黜浮崇雅挽回風氣之力數十年係其一人此世之所共知也而又爲　主上所特好國家有大制作必經其手始當上意凡作爲詩歌施諸詔令形之章奏者人士傳之皆比諸雅頌謨誥蔚然國華焉此亦世之所共知也至其虛懷好士之忱聞人一語之善爲之咨嗟歎賞雖窮陬巽畯姓字不齒諸閭里之人多方獎拔使卒成名士今之赫赫聲譽存人耳目間者誰非子夫子爲之汲引乎此又世之所共知也昔主北闈今典南宮所取士郎一榜中能聞得其一二三人亦足以生色子夫子一旦皆羅

而致之科場待人於此爲盛此文世之所共知也吾何
以異於世吾所知者惟是其論文也以明體達用爲準
下之教士將以正人心焉而不在乎章句之末也上之
事君將以濟國事焉而不在乎撰著之美也其好士也
植人才於摧抑之餘而不使孤生有絕望之歎其取士
也通三場以求賢然而不徒取僥倖於一日之長也是
則世亦知之而吾則自以爲特知之耳雖然名者謗之
的也忠者佞之仇也士益附而忌益衆　主益眷而妒
益深今于夫子亦倪不能安其位矣　上雖有意留之
而其歸志決矣然吾有以知其不能歸也吾皆誦而風

周公之詩周公以詩書禮樂化成天下其文事可謂盛矣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非求士可謂誠矣拮据瘁瘏盡忠王室而卒用流言避位以子夫子視之其情事爲何如哉然而公去未幾而即返於周周人慶公之至也歌狼跋焉其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解者曰公當其時有如狼然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言爲讒者所困進退皆難也避位居東所謂孫也碩膚謂膚革充盈几几謂旣安且閒言公去位以來而心廣體胖步履安閒雖憂危已甚而天機自如故能優游自得若此也今于夫子之進退則亦有類於是者

其解任也受命纂修終日把卷搦管未嘗有幾微不足之色而容益少居益適倘所謂頎頎几几者非耶九罭袞繡之迎都人士且計日望之吾度諸上意驗諸輿情其不能歸也審矣吾嘗語子夫子不必不歸不必決歸中庸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是道也所以立身所以事君所以養生所以永年吾之爲子夫子壽者如此而已諸先生以此言進其將爲舉一觴乎

郡伯周大夫初度序

皖郡據江南之上游南臨江北枕淮淝西北連楚豫諸山西接蜀漢舟車上下往來號爲通津先朝因賊起楚

豫問於是設開府建牙控制南北今又增設臬憲以理上游諸郡刑獄益重地也守郡者讞牒紛繁應酬旁午奔趨將事惟日不給其地軍吏龐雜民物凋疲皖固未易治也郡伯武林周公以中秘出佐池州再晉邑篆一攝府事唯以潔已惠人爲心與百姓相安無事合郡誦之既奏最擢守皖皖與池隔江相望也皖之民固久傒其惠和其士亦素習其文教惟恐公至之不速公之去池也予適在池益覩池人之悒怏益與予之慶幸矣有謂予者曰皖之劇數倍於池守之勞亦數倍於丞公將用其所以佐池者以治皖乎抑將改弦更張而治之乎

公仁人也文人也斯二者於皖宜乎未宜乎寻應之曰
予謂當今之世必武健嚴酷吏然後足以勝任而愉快
乎仁人之治國也不任材而任德不恃政而恃教雖在
礬錯之地其上始易之繼乃重之其民始玩之久乃化
之守此不變未有不信上而獲民者也且子慮皖之未
易以文治耶子游氏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所謂道即子所聞弦歌之聲是也古之求將帥者
必敦禮樂而悅詩書況民牧乎是故文也者道之器也
風雅者文之聲也古者上自卿士大夫下至匹夫匹婦
莫不稱詩太史采之以聽其風謠而徵其得失所係至

重然而先王固欲民之為之者凡所以發攄其感慨鬱
悉其志氣而消磨其憤激亢戾之思使不致有一旦潰
決之虞也由前言之為愛人之事由後言之有易使之
理則學道之說具於詩矣又何疑於公之以文為治哉
公詩崇雅黜浮絕去緣飾其所尚者合乎情止乎禮義
猶是子游氏之所為道也以是為政治池而池安即治
皖而皖安吾知公無與治也公既治皖予隨有湖南之
游遠在數千里外不獲見公所為政但遇帆檣見同鄉
人輒問皖事皆對曰無事且曰自周公臨政以來不惟
府中無事即六邑事以少予問曰民便之乎則對曰有

便有不便樸者便之狡者不便謂訟獄衰止無以騁其健也野人便之胥役不便謂符檄不下無以飽其欲也廉者便之貪者不便謂上無徵求無以徇其私也若是則皖之安也甚矣然後知公之治皖果無以異於治池而風雅之興足以爲政吾言爲不謬也比予在池公問之欲與相見于潯陽今年八月値公攬揆之辰予子擣祿請曰公甚重吾親雖未見慈常若不忘不可無一言以志感甫孫婦亦曰公於錢氏有事每加意似推翁分宜有以謝擣祿與婦皆公教育士也於是直摭吾說及所聞諸皖人者而論次之以爲公壽

左眠樵初度序

吾與左仲子交今年蓋四十有七年矣憶崇禎丙子吾予過左伯子碩人於龍眠山居是時予年纔二十餘性不羈初自吳遊還麗服高冠人爭目為狂生入山見三子者出衣大布衣舉止樸率居然寒素則碩人諸弟少保公之三少公子也予爽然自失三公子喜聽予談見所為舉子業益喜遂留予與共筆硯每課文輪置酒劇飲嘯歌至夜半乃罷皖中將個吾家舊戚而與左氏深仇者鬨之大恨予身家之禍蓋自此始矣是時方密之名噪三吳語予曰與中社事與朝局相表裏其分別氣

類甚嚴凡死瑞禍家諸子弟無不與焉三左子未出門交世無知者曷勸之遊乎會三左子避寇流寓白門彩之所在爲之推引凡四方客過白門莫不造三左子於是三左子名一時大起而與予情益親仲子性疎略簡世法稍近於予每把臂歔欷諧謔俳偉無不至迄四十七年猶一日也庚辰行桐山築菜之選三左子爲政壬午刻過江乘癸未刻過江詩略三左子佐予主其事未幾國變留都有君皖將起用事以報復爲事且興大獄凡吾黨向所謂氣類者計且一網盡之三左子東西竄匿不知所之予竟罹鉤黨之禍亡命三吳合門避難崩迸

南齊轉徙閩粵者數年亂定生還匿影澤畔仲子獨叱裝傾予於草堂是時予纔四十仲子小予四歲鬚未一莖白也與抵足談舊遊已如說天寶遺事迄今又三十年而仲子再過草堂鬚髮皓然如雪舉家皆驚嗟予每入城即主於左氏予鬚由半白以至全白左氏習之漸不以爲怪仲子三十年一來乍覩之故驚其忽白也嗟予吾黨交僅四十七年凡人世之興亡翻覆變態萬端有古人數百年所未嘗見者皆於吾親見之間至皖上過昔賢之遺墟已爲演武場問其家無遺種矣即吾鄉一時共事之人及與予同被黨禍者今猶有幾人存乎

以君伯子頑入甫六十而死叔子子忠未五十而死同
時最幼若季子子厚也今巳六十餘矣吾與仲子乃今
以久特聞不亦幸乎所若者老而貧耳雖然貧何足若
貧而有子孫累之之爲若也然觀世之求有以累之而
不可得者何限又可以稍自慰藉巳里中見往往愍仲
子而狂子夫狂則子豈敢居子讀張子西銘而竊怪其
頑之訂也遂自號爲西頑若仲子固所謂古之愚也故
其生也以直字之則忠毅公之命仲子久矣又何辭焉
吾聞老生家之說惟愚與頑可以長年若然吾兩人之
相見而詼諧狎侮正未有巳時也吾今年七十有一仲

子六十七矣初度之晨相去僅八日故爲文以壽仲子而亦以自壽也

潘蜀藻六十初度序

古稱不朽者三立言其一已所謂立言非如後世之所謂言也然而後之所謂言者亦自有其不朽如漢司馬子長之爲文唐杜子美之爲詩是已夫是兩人者皆甚不得志於當時者也天若奪之當時而予之以後世以吾觀之惟甚不得志故當其時其精神材思一無所用於世俗之事因而殫心壹志以爲其所欲爲而不朽之業以成則不得志者斯其業之所由以不朽也潘子蜀

藻少有聖童之目爲諸生試輙高等旣舉不中應以學宮久餼需次貢禮部候廷試過乞廣文一席以爲讀書養親之地會有新令廢廷試廣文員汰不復補蜀藻隨例入太學爲天官選人得州司馬非其志也未一年詔復廷試如故凡郡邑諸生能鐲貢輸軍餉者例得授廣文而蜀藻以候補州司馬不得與而州司馬亦未有補則於是蜀藻絕意當世益專其志於詩以爲社子美之所爲以蜀藻之才天旣靳其一第至其應得之官本無重輕亦復靳之使巧與功令相左若功令之變更倚以阨塞蜀藻何也子美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

翣場斯文雀躍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北開口咏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篋憶蜀藻初應童子試纔十二歲耳試文山六院傳誦不知視子美十四五時之作如何子美以開元廿四載舉京兆不中第遂棄去遊齊趙間其詩曰曉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何清狂跡其失志遨遊大抵與蜀藻相似然子美纔一舉耳未若蜀藻之十數舉竟不中也天寶中子美獻三大禮賦天子召試文章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故有官定後戲贈之詩是其在唐全盛時亦既通籍矣遭遇國變至德初奔赴

靈武涕泣而授拾遺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居然備員省掖退朝花底歸院柳邊與賈至舍人岑參補闕同官唱和岑賈未嘗以資格外公公亦未嘗以資格自外也已因諫謫棄官轉徙秦蜀嚴武奏授工部員外郎雖固稱不得志然其生平浮沉出處之間以蜀藻視之復何如哉子美用於時蜀藻困於命其爲至德以後之子美則未可知若擬之開寶之間則蜀藻之不得志爲已甚矣不甚不能以爲子美之所爲也蜀藻今年稱六十龍眠風雅之選適以告成於同鄉之先輩十友以及山林遺逸有一字之美無不表揚子美所謂庶待老夫傳也

夫蜀藻巳立之言既不朽矣又欲與斯人同其不朽是於立言之中兼有功德之事也然則天爲龍眠而生蜀藻而使之甚不得志蓋非爲蜀藻一人不朽之計而巳蜀藻亦可以自解矣

田間文集卷第十八